

翰苑新書

第五十九冊

續集卷三十七之四十

宣賜類

被召類

遷轉類

改官類

宮觀類

致政類

雜謝類

謝惠詩文類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七

續集

宣賜類

賀史丞相賜玉帶

私藁

御手賜鞶公躬環玉立大勳辭上賞無官可酬分聖佩界
 元臣疏寵尤厚寶英旁燭鼎鉉交光共惟某官經理乾坤
 計安宗社麗正重明於黃道萬世之功告成大資於元圭
 千古之合稽 累朝之典故優元老之恩榮產自闡河之
 間琢成崑崗之片光浮九陞貴稱十圍萃川精虹氣之祥
 非山黑水倉之北彼裴相昉師淮蔡僅賜通天唯越王佐
 命阜陵用酬補衮推萬釘之寶璐映再世之貂蟬春出非
 常賜由親解相 太廟之饗則密輝瓊鬯贊天安之冊則
 相焜瑤編目擊而道已存心小而容有悸虫如隊虫如厲
 日朝未裏之旁俾尔壽俾尔昌身邁黃河之永某方嚴備

御莫賦頌歌不同典瑞之班儀分采纁更想立朝之束朋
賀泰階

賀黃制置伯固 賜金帶

李梅亭

分聞疇庸錫擊疏寵三品百鍊焜煌內府之盼萬釘九環
褒表中權之勁不勤使請弥竟道存共惟某官追琢其相
柔惠以直言忠信行篤敬學素得於書紳極高明道中庸
強何虞於衽革上嘉羊祐輕裘之緩欲厲田單仗錡之橫
肆分繁磨之真昭示黃河之信為兵魏之何不受從革作
辛匪伊垂之則有餘在師中吉向來衆口之鑠曾不累月
而銷賜尔通天略吐宵中之十萬用汝作砥便看腰下之
兩重某聳聽夫揚夫揚阻倍旅賀寬營平先零之漕倘免
暴屍賜黃皇于闐之珍尚祈拭目

賀魏侍郎了翁 賜金帶

李梅亭

賜璽褒賢橫金增秩書盈于閣進思緯國之文華帶錫之

肇昭示立朝之賓客登庸有漸夾尔非常共惟某官根祗
六經光芒五緯忠信篤敬學素得於書紳高明中庸強何
關於衽革一笑微生於偃月十年良耻於倚氷上應念徒
薪之言人望還采薇之帥姑盼芝檢仍進松班申錫九環
誰曰有常而循故庚金百鍊式彰從革之作新垂則有餘
服無不數裏號麟趾不由郿塢之貯諸鳳閣鸞臺端屬趙
家之世界無勤使請更竟道存橫安平之金不難破狄解
武侯之帶寧久渡瀘衣以公歸斲資汝作某聳聞郵報竊
賀厦成兩赤重黃自異佩苑蘭之葉千紅万紫寧能對松
栢之柯頌詠惟深敷宣周既

代回嗣秀王 師 謝賜玉帶

李梅亭

揚庭渙號分寶展親追琢其章璀璨簪紳之長漫潤而澤
彰施衮繡之光共惟某官德濬濬源望儲琳館合宮薦瑞
恪圭卨之恭御府闡珍寧傲玉人之琢万釘錯落六服焜

煌其未能造朝猶稽走賀揚休屹立更勤珠璧之投病骨
難堪莫辨瓊瑤之報

○被召類

賀胡經畧被召

私囊

祇乘漢駟趣觀堯天八桂攀轅難駐松楸之彥九重側席
倚輸荷索之忠旌二十四郡之外庸去十有三年而再駕
想慕風來流傳恩光於赫 聖皇厲精初政任用舊德典
刑 新朝水天炎海之蜿蜒仰勤夢寐宣室未央之縹緲
倚重論思共惟某官百年故家四世耆德雖至公大義澤
淵深以流長然真才實能器魁壘而用博福州部以各再儀
省曹之至三儼逢多事之秋久裕名卿之饒談笑勵士從
容實過 上方圖寇恂之功公自詭鄭權之牧榮初合蔭
棣亦隣輝徭長蠻君歲謹梯航之貢圍人太僕日傳駟駿

之來波濤雨靜以無塵雨露便番而侯對邦之司直王曰
還歸雖穎濱之位偶先於文忠而翰苑之賢實自於元憲
席前半夜綸夫大昕睹笏思人喜魏暮之有風列釐圭錫
祉歌召穆之敏戎公同是似之褒嘉占爰立之兆朕某竊
懷先契敬頌下風有如葑菲之姿早冒節麾之選訖無五
技持報萬分既丞匠以叨升漕之榮復旋踵而被為郎之
渥僥逾已甚吹借有階竹朝奕_二之韓預赫岩_二之尹鷗
鵬直上無叢霄峻絕之疑燕雀卑棲有大廈擘懷之託

賀交代制置吳侍郎赴召

王格齋

光膺詔綬寵賜召環託坤維半壁之天久矣宣勞于外服
申巽命三庚之日趣令歸覲於中宸故民雖切於去思稟
海寔期於均福某官德尊一代望蓋群公問學得其真傳
殆南軒晦庵之未死文章持其餘事亦廬陵南豐之復生
歷觀所到之踐揚皆本平時之講習酬酢萬變誠敬一心

項西陲倣擾之餘正南面顧憂之際稟二粟二若覆墜潛
消反側之情娟二哇二期弃捐復返團栾之樂其効有如
此者非公誰寔任之既焯著於顯庸宜晉膺於巨用爰俾
介圭而入覲玆聞上席之屢前衮衣歸我公兮咸喜正人
之得路中國相司馬矣抑令強敵之革心揚于大庭在於
不日某猥辱朝廷之臨遣俾相先後以踐更義然纓冠而
來雖為國人而贊喜矍若絕塵之後獨磨雋軌以懷漸悃
烟乃衷帖二莫究

賀趙總卿被召

危巽齋

召從總餉晉貳司戎陽氣潛回方應地中之律詔書適至
徑歸天上之班是為君子之泰亨亦信文人而師古恭惟
某官神儲崧嶽派別天潢蚤開臺閣之儀自致功名之會
心無求而廉潔與水爭清智不用而高明如玉自照率茲
以往轉而上聞首進掌於匭函至榮司於園府要路已聯

於卿月邀方乃望於福星暫屈玉人出將使指足食足兵
而民已信再馳再驅而謀以詢宜四牡祭使臣之來而前
席有君王之問爰下紫泥之檢且頒黃紙之除折柳武昌
門知己動朝天之意議槐尚書省又將傳入相之聲某辱
在末僚適當遠戍方韋棲身於幕下忽聞振翼於雲間豈
燕鴻來往之不齊實鵬鷗小大之各異我公自東山歸矣
可想夷塗學者以北斗仰之尚希回照

賀丁侍郎被召入國門

黃竹坡

恭審某官光奉恩綸榮盼召節朱轡能軾暫煩漢竹之分
玄衮鏤錫爰錫梁山之覲惟崇論宏議久享於羣聽故隆
恩異數獨冠諸公甘泉虛持橐之班宣室聳受釐之問遂
徑躋於宥密益克狂於謀猷某幸出門闌喜盼綸告敢載
馳於小牘庸敬候於前茅天上正須人穩接夔龍之武眼
前見此屋第深燕雀之依亟露賀悰仰斷白察

賀宇文尚書被召

黃雲漢

宣聞策勳宸廷趣覲長城萬里久寬西顧之憂細札十行
 肆發東歸之詔傳聞途次聳動觀瞻某官厚德鎮浮閑材
 經遠傳家服忠義之懿立朝殫獻納之規比晉位於文昌
 往撫師於方面虜見汾陽而下拜賊聞魏國而寒心茲緩
 事以疇庸果疏恩而賜召望君如歲已足慰於國人用汝
 作霖竹爰立於王左某剽聆成命倍激歡悰子墨惟勤聊
 馳誠於記室前旌不遠尚迎謁於脩門

守赴召謝五府

洪平齋

傲守何功敢作鈞天之夢公朝有命還尋丹地之游惟大
 鈞曾無弃物之心故微拊亦有逢時之幸捫襟知愧拜手
 感恩伏念某鈔繁一官萍蓬半世渭水秋風之况味隨處
 皆諳蠻煙瘴雨之形容至今未洗項盤搨於畫省擔襁襪
 於炎門遂至嗾藝竟成退鷁適際屏四凶之惡竭來訪一

范之遺移河內之民居僅安於鴻鴈攻蒲澤之盜戮章肆
 於鯨鯢初無善狀之可書惟有朴忠之自許忽需叢霄之
 澤趣還列宿之躔雖欲循墻不容俟駕自矜燭武已成老
 去之頭顱誰謂馮唐又得本來之面目靖惟忝冒尺出生
 成茲蓋共遇某官功滿旂常望尊柱石憂治世而佐明主
 德自見於格天進君子而退小人賢不聞於遺野念此周
 南之滯迹錄其江左之微勞遂俾斗筲亦歸橐籥某敢不
 勉循素履圖稱隆知丹筆參平无使啻寃於獻獄青綾入
 直不忘尺瘁於公家銘德惟深吐辭莫究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七

續集

李友春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八

續集

遷轉類

和羅轉朝議大夫謝丞相

鄭雪巖

給饋餉鎮關中權尊上相以轉輸守河內勞念微臣雖賞
典舉彛典而行然特恩非泛恩之比靖惟超躡莫遂控辭
歷觀立國以來每重備邊之計昔也入中芻粟之辨爵以
募民今則露外倉廩之儲責之分牧雖下之正義者不謀
其利而上之施恩者示勸於人盡出陶鎔其何称塞如某
者無他材智但守樸愚濫因任於吳松仍護漕於淮浙黔
驢五技既竭何有意新駕馬十駕不前詎堪載重縱有乃
積乃倉之備僅知大何大謹之逃儻進二階曷當異數茲
盖恭遇某官兼三王施四事詔八柄馭群臣王丞相問未
價之平真識大體文正公知民力之竭足見仁心謂能斗

量之持平不藉鞭笞之辨事示新褒勸勉舊驅馳其敢不
謹守成規仰酬大造老夫無能為後志千里而乏千里之
才使臣敢不拜嘉留一日則盡一日之職控忱以謝誓報
所知

平海寇轉秩謝政府

真西山

銅竹分符實任九重之託管符撤警幸臻千里之安運責
已優叨榮為懼伏念某材非敏健志切撫摩由里熙二粗
喜鼓舞之息波濤洵二忽聞舟楫之驚念非逆折其萌芽
將恐難圖於滋蔓協兵民而進討賴將士之宣勤怙衆陸
梁始猶出柙之兇望風披靡卒為遊釜之魚迄憑藉於國
威遂肅清於海服効非循吏敢期漢里之褒名在大夫俾
陟唐階之峻退循非據莫獲終諱茲蓋恭遇某官偉業濟
時宏模復古可以予可以無予姑從屬世之權簡厥脩簡
或不脩密贊馭臣之柄雖云驚怯敢昧激昂爵及因功愧

貽譏於鶴翼心期報上誓輕死於鴻毛

明堂加恩代謝丞相

劉後村

熙事告成方懋享天之德介藩承之誤叨加地之恩尺出
洪私敢云舊典切以禋祭之事 國家所嚴討論於博士
議即典領以庀臣碩輔獻金于廟環列通侯執玉在庭森
聯群后於以侈 天子親祠之禮助辟公顯相之勞此在
邦彛盍推祭澤如某者心存闕北迹滯周南昔雖扈蹕於
禁嚴今阻奉璋於左右上千萬歲之壽莫祚都護之觴取
三百屢之禾空起詩人之刺敢期餽惠伸錫綸言超加井
賦之多躡取公侯之亞茲蓋恭遇某官功存寅亮道妙燮
調類上帝裡六宗粲若禮文之備統百官均四海魏乎相
業之高致此優恩施于外服某敢不退循忝切圖報知憐
清塞上之塵方憑妙筭動吳中之興莫察歸心

代董侍郎轉官謝三府

李梅亭

守閔山之戍愧乏殊勲序歲月之勞猥升華秩無功報上有愧積中伏念某一出西陲六逢朔易惟是窮日之力粗守封疆不敢貪天之功輒僥爵賞茲蒙恩紀俯錄年勞揆厥所充豈无其自恭惟某官翼扶万化器使群工天地為炉每曲成於万物山藪藏疾豈求備於一夫致此孤蹤亦叨異數誓殫駑力仰答鴻休

○改官類

謝彭黃堂舉改官

戴象麓

鴉翻春墨方誤蒙褒衮之華鶚送秋章又預拜諾金之賜化冶幹旋之力重師門成就之功深百拜周章万分榮感切以薦揚一路固欲拔於人才得失兩歧亦有關於造化重成遽壞幾嗟薦福之碑已失復全或反相如之璧信於中自有消長兼除之理而在上實司轉移闔闢之權苟或

得之大非偶爾如某者槩躡不武拙訥無文百不逮人一惟安分欲動叔向之聽既乏蠟言要求子公之書又无蟻接甘聽此身於造物敢前榮望於窮途惟老天不棄於孤寒故今日欣逢於特達方自下車之始存蒙推轂之仁薦以序陞俾之出幽谷而迂喬木還之京剡甚矣障百川而回狂瀾雖云終定也天然果孰為之地茲蓋伏遇某官斯文元氣前輩盛心品類曲成不使一物失所群才並幸惟恐片長或遺知其之愚无它腸念某之拙無謬巧許之一帝重若干鈞定力砥柱而不搖公論持衡而平决兩全所欲衆嘆其公某敢不稽首恩門服膺師訓行脩何有期以經明民服未能勉之政理仍佩抚摩之誨以為續效之旨益勵初心庶蒙終惠吹噓借使双鳧欲近於雲程消息指期一鴈佇傳於秋信其為感詠罔既編摩

改官謝丞相

劉後村

從戎勞浚自請食祠宰物恩深尚容脫選將服勤於墨綬
敬叙感於黃扉伏念某出自羈單進非科第衆諳時務獨
膠古誼以不通世重實才乃抱空言而求售頃爲閩屬偶
在兵間未嘗有臧宮馬武之心不過任陳琳阮瑀之事方
邊頭之告警草檄居多及江上之解嚴拂衣徑去力求南
嶽歸養北堂每云臣罪之當誅敢諉吾謀之不用旣草遂
初之賦甘事退藏未脩光範之書先蒙軫記起閑散而參
油幕拔卑冗而通金閨返屈原惟悴之魂免史談留滯之
歎名爲銓法實出化鈞茲蓋恭遇某官新美治功秉持憲
度更化而後始知本朝之尊過江以來未有今日之懿其
心平故待人恕其量廣故容物多雖已汰歸竟叨括出某
取不益鞭退情少益拙踈講李讀書懼大邑大官之謗恤
民奉法報吾君吾相之恩

謝制置李尚書李改官

前人

邊事方殷莫裨末議身謀甚巧先取薦書施重如山報輕
乎羽方今河洛有游魂傲息之虜邊境有被甲執兵之人
太常伯出將明威大行臺尺護諸將雲合四路之才雋響
赴一時之事功或開整楚城或募兵買馬或躬履矢石行
陣之下或轍環亭障堡戍之間或乘粟實邊或部糧出塞
惟有薦揚之一路以爲奔走之微權但嘗爲我宣勞皆難
使之舛望曾謂朝廷之公幸乃先幕府之私人伏念某年
事未深李力尤淺少妄作功名之想勇於敢爲間亦有草
茅之言高而不切與人落二而難合持此二而安歸追
隨弓旌出入帷幄大不能贊謀議之決細不能親几案之
勞半載而強一籌不畫群心久鬱思奮獨耿二以隱憂他
人不已于行乃二而居息方主臣之不暇荷國士之見
知銀筆之詞款焉弗稱金閨之籍藉此可通坐妨孤寒大
費提挈此蓋伏遇某官典刑重德開濟老臣比管仲樂毅

輩人有是大志去孔明公瑾千載得其盛心將收一代之
才相與建万世之策至如狂簡亦忝作成某敢不努力斯
文尺忠所事公如山海雖無補於高深士至歲寒方可觀
其操守苟無度節是不辱知

謝胡總領舉改官

劉後村

醉翁之門固非一士長公之客不過數人蓋出於品題之
公豈專以疇昔之故事驚薄俗誼激丹心嘗謂魯國之男
子不生開元之老監難作怜才之舉曠古所無一號文人
則曰無足觀不幸年少則曰未更事毀賈誼為新李目朱
游為狂生故狷介難合之人多老朽不遇于世其或博收
寒畯絕出拘攣卓然有真是非主之以大力量在弟子之
列固所甘心死執事之門亦將無悔伏念某生雖欠識前
輩才亦可達今人其如命事所向事左少時辛苦獻賦无
成末路淒涼吟詩有味欲退守城南之先墓且力耕分曲

之薄田愛嵇康絕交之書念少游平生之語荷明公之懷
舊慮先業之失傳鞞袴從軍自是麓官之分弓旌聘士誤
居辟客之中竟孤大恩永愧清議居常抱此耿獨賴察
其區二范叔之袍未忘穆生之醴常設褒以華衮拔之選
坑文淺思卑謂清華其何敢才綿力薄恐顛肩之難勝恩
重丘山命輕絲髮此蓋伏遇某官力行古道大庇斯文凡
挾貴挾力而求皆避三舍視奉讎孝子之事如出一人言
念孤生稍為舊物昔居門下其迹甚親今弃路傍於情不
忍非有金張許史之助俾居郊島湜籍之間某敢不感激
盛心講求情孝以國士之故遇我誓可保於歲寒號門生
而不知恩是自欺於天日心之所蘊言不能敷

謝鞞漕破白舉改官

方壺山

士元之部數千里獨奉教於目前平原之客十九人晚露
錐於門下燦然褒語貴此濡蹤公幸何以謝為深感則其

言訥切以議論以久自定品題之始實難薦希文而用之
昉於元獻援老蘇者衆矣倡則歐陽求名世以闡其端凡
屬吏誰無是望有人於此為品則凡居樂既中其實下乘
執聘門役又來逾年公車刺擯之遽騰當路聞風而致詰
既非徒私其客亦足以觀斯人或有出地塹之時端賴破
天荒之手伏念某賦材不穎涉世未深為幸子時苦論薦
負之弊從大夫後習聞寒峻之難重為時憂然非身歷憶
昨冷宦辱知群公問先容則咸無為意小削或應如是始
自山出趨來江遊計相高明運新智於流馬幕賓參錯贅
後來之双鳧辰入之勞甚微歲奉所係者大率爾銜袖笑
而點頭誰信直鈎之魚已蜚薦表之鶚感古道猶行於今
世愧陋躬難載於華言曰融粹豈拙之異名語通明非癡
於了事所習書生之文耳奚足量長但見鄉善者好之何
敢掠美切窺公意最愛屬僚亦知多吝言之過情姑借先聲

而行世觀元瑾所以問柳子所以答曰頴客唱其行崔公
唱其文須兩人提掇而互彰今一奉發揮於諸善予之太
厚受者何安伏遇某官愛君忠誠論事慷慨咨諏民瘼按
周原而載驅收拾人才備漢使之還報雖眼高而所入者
少然道合則其知也深細尋十六字之好詞結裹二三年
之薦目譬當空垂鏡妍媸凡閱幾人及寫照傳神精采在
後一點榮亦甚矣僕實當之謂受知之後尤難微有玷則
衆所指某不孤持遠采自好脩更假李問磨礪之功增益
師誨要令名節芬芳之士大書門人言之若迂久而乃驗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九

續集

李友春

○宮觀類

除仙都觀謝丞相

劉後村

雜端論罪已寬饕餮之刑君相原情復賦支離之粟飢腸
雷止感涕雨流伏念某頃緣宰邑之勞忝待佐州之次忽
遭重劾枚數平生凡流傳達耳目之司皆深切中肺肝之
隱杯當敗德忘父師典訓之言筆墨勸淫為名教罪人之
首而又忽彼風愆之戒屢於宮墨之誅苟尔心之無瑕奚
此言之至我初傳白簡慈親動餉詐之疑還著青袍幼女
泣佩魚之去惟列聖至仁而立國况大臣內恕以及人居
常念孤危之蹤弗忍加疑似之戮昔斐豹最為賤隸不忘
力洗於丹書龜蒙自號散人殊匪名書於黃敕今也漸輕
刑寺之籍猥備祠官之員公朝側然無終身永棄之心天

下知其有改過自新之路佩并包之大德懷若撻之深羞
茲蓋伏遇某官魏乎立伊周之功魁然有韓富之量謂風
憲若雷霆之於物寧無擊搏之威而廟堂躡天地以為心
常主發生之德遂捐閑廩俸奉高堂某敢不銜戢陶鎔精
勤香火祝南山之万壽用此酬恩陳泰階之六符自傷無
路

除玉局觀謝二相

劉後村

昔師罪大自速臺評錫類恩深尚叨祠廩進退兩閑於倫
紀保全一出於陶鈞伏念某以常調之庸才際初元之景
運招徠未久位置稍高由光範進身非借助金張之比及
延和賜對有交權平勃之言心迹甚明奏篇猶在然而從
老師而偕出恋明主而獨留欲相送於南陽之阡繫維不
果當歸老於西河之上馳騫未休舊府因而起殺公之嘲
故交訝其之死友之誼按陳卿之事百數子夏之罪三衆

破膽而怖風霜之威獨披襟以受春秋之責晨收華組夕
駕短轅署眉山翁之舊銜返老萊子之初服行吟澤畔略
無怨靈脩之詞回首渭濱終有懷大臣之意茲蓋伏遇某
官忠存王室心契上穹事有大疑汝則謀及庶人卿士人
之彥聖容之保我子孫黎民當鳳麟畢呈祥瑞之時如鳧
鴈豈繫少多之數姑捐圭撮俾奉旨甘某敢不稽首歸恩
銘膺悔過珠履而陪上客無復觀東閣之奇黃冠而還故
鄉猶願祝南箕之壽

除雲臺觀謝丞相

劉後村

草茅觸諱意若科條君相包荒賦之主撮得非望及感與
涕俱伏念某起估畢之諸生陪欽翹之末至誦句百僚之
上豈易逢哉為婦兩姑之間有難言者每欲潔身而去輒
為造命所留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米黻陸游之擬集
賢堵塙之士莫不聳觀昭陽學舞之人居然相妬竟拚去

國俄起典州舍朝市之喧啾就江湖之空曠豈謂庸磨新
玷又坐宿愆屬火後之紛紜咎日前之狂瞽尔有猷告后
徒懷野老之食芥臣不容失身顧昧先賢之焚草昔董相
洩奏篇而幾死京房漏對語而抵辜繩以峻文戮猶輕典
今乃端居故里守周爨之東固賜號散人分陳搏之西華
飢寒頓解危懼稍安向非元宰之陶鎔孰援孤生於壘粉
茲蓋伏遇某官以周大老為漢宗臣隻手扶乾坤之傾確
乎任重片語解雷霆之怒了不費辭遂使繫臣尚叨冗秩
然某身十年而三黜腸一日而九迴屢費保全自傷窮薄
已分衡茅之下送老一生 願於香火之間祝公千歲

除崇禧觀謝丞相

劉後村

烏臺數罪乞寢弓旌黃閣憐才俾依香火辱知至此負愧
何言伏念某曩在端平濫陪英雋迂樞庭之末屬逢翹館
之並開雖五尺童皆知旦爽之不悅無三寸舌能令平勃

之交驩鼎味失和彈文歸咎然亦屢經赦宥頻奉使令起
廢刺袁驅逐靡溫於坐席引嫌使粵淹留甘落於節旄屬
魁柄之有歸察孤根之無援當朝廷奮馳驛趣行帝遣巫
陽歸兮入脩門此衆排子厚擠之又下石焉退慚不肖之
軀上累至公之舉言二擢髮字二切身蟲篆留心固已浮
華而少實鶴書動色未能寵辱之不驚獨當國休二其有
容顧在廷斷二而不可坐隔蓬萊之雲氣即游句曲之洞
天歷觀古人尤重倫紀東西惟命既難叱馭以驅馳左右
服勤尚可垂魚而定省非元宰曲為之全護則累臣豈獲
於便安茲蓋伏遇某官有扶顛之勳勞有包荒之德度三
吐三握共知好士之盛心一是一非悉付无情之公議猶
賦三鍾之粟俾娛九袞之親以示大臣之育材以明孝子
之錫類某心非土木質委甄陶黃紙除書已榮途之絕念
白衣効命倘末路之見收

再除崇禧觀謝丞相

劉後村

用士之招方懷危懼退人以禮猶切便安大為知己之羞
 永負終身之媿伏念某素无科第稍涉藝文昔尚髫垂諸
 老誦高軒之過今將耳順夫人知古錦之殘蓋嘗內陪公
 府掾之英游外叨部刺史之革遣婚嫁幸而粗畢耕釣足
 以自娛于何躁啻又起妄念白鷗沒萬里誰信已忘之機
 金雞赦九州常抱不原之罪而况瘴鄉馳馱亢會起家經
 玉尺之裁量出金口之啓擬漢省中之語遠不及知唐觀
 裏之詩近无所作三緘防口殆若瘖者五采設色其如瞽
 何豈料深藏遂煩重劾曩嘗持券求柳子厚所居之官茲
 又披襟當王介甫力辭之職十手之所共指百喙奚以自
 文上則傷大臣樂育之心下則辱先人義方之訓雖云擢
 髮尚尔全軀茲蓋伏遇某官望重於山心平如秤謂富公
 晚輔慶曆莫明守道之誣迨越王初相隆興幾坐於翁之

累不以憐才之故廢夫執法之公大費保全曲為末減某
 敢不噬臍懲艾稽首皈依瞻彼天淵各遂鸞魚之飛躍譬
 之江海豈為鳧鴈而少多欲報鈞陶第勤香火

復右文殿脩撰提舉明道宮謝相 劉後村

貴權交口議汝瑕疵君相色荒復其玷缺捧黃書而驚悸
 攬雪涕之滂沱伏念某頃逐丐旌輒陳蠹筮士或攻上躬
 以為直切懷食芥之小忠衆皆詆舊傳以立名獨感翳桑
 之一飯固非委曲迂就以求合庶幾從容諷議而挽回及
 群喙之紛紜懼本心之迷繆間因論建稍自激昂謂乳臭
 小子為法從羞謂墨勅斜封非盛世事謂杜祁公號稱賢
 相惟不父於中書謂李公擇可為拔曹何必拘於能吏以
 至直前之密奏力陳覆出之隱憂寧焚藁而畏人知欲還
 笏而致君事召歸於善類散群之後固莫噬臍遂去於元
 老亡恙之時曷嘗濡尾夫何薄命屢有噴言既奉身而歸

猶吠声未已克夫深威元祐役法之議付之志言了翁虛
作四明改過之書誰其知我賴元宰念欽翹之舊寮疊臣
遭謠詠之誣由其孤立壹意而行素無黨援較之兩米三
變之類似有等差譬禡尚新邗還甚速茲蓋伏遇某官東
山公之華緒紫岩相之後身以孤忠結聖主之知舉而託
國以一謙得天下之士鮮不及門乃如瘞殘亦借光寵某
顛毛霜皜祭念冰澌筆研俱焚無復有巖山之史犁鋤稍
倦猶能為擊壤之歌

除明道祠謝丞相

前人

斷二不可既遯于荒皇二何之復歸于毫醜矣暴揚之惡
仁哉啓擬之言伏念某曩叨詞臣謬掌書命間嘗斷臂不
草屢封還而力爭向使運筆如飛必根着而勿去迨索徵
而後至復三黜而徑歸以暮齡垂足之身受俘議無窮之
責謂大年厚柔相敢不披襟而當誣子開黨新州似匪平

心之論况專攻滄洲過闕之疏不參考四明改過之書妬
由入官而生事待蓋棺而定敢意公初當國僕首起家或
奉白簡以聞請誅无赦誰曰緇衣之敝改造如初自笑哀
陳飽請閑散九九祝帝克之壽亦三典老僭之詞已迫崦
嵒尚勞块北茲蓋伏遇某官持至公以詔黜陟建大中以
平黨偏謂古者之待老更有祝鯁祝鱣之礼念孤生之絕
庖廩推繼粟繼肉之恩苟貪飲啄之便私寧免鈍頑而鮮
耻某身謀已决官簿宜休陪平津閣之游既無路矣可神
武門之奏終有望焉

致政類

回并賀史太保謝致仕

周平園

交貢封章懇還官政升上公之秩序荒全魏之土田在者
儒則崇止足之風於 聖主則極褒崇之礼典再既下簡

編有光君臣之間可謂兩得中外之衆固宜交權共惟某
官進道淵深宅心廣大季無不通故見之著述者多而益
辨氣有所養故施之事爲者久而益新兩持一相之權歷
踐三孤之貴視物猶已愛憎泯然毋我負人忠恕多矣是
宜壽考康寧而天不靳功名終始而人不疑遠辟寵利以
弗居愈覓身名之俱泰召公爲保雖厥位之已同尚父維
師顧其年之未至况舊勤於分陝恐終佐於伐商某蚤託
甄陶喜揚綸綍非敢緩履成之賀謂當循廷謝之規今觀
宸章果符輿望惟是先施之辱寧無倒置之慙迎拜匪遙
欣愉更切

賀周少傅致仕

私藁

勇退莫回疏榮益寵推較近世謂當班文富之間瞻言高
風乃忽在羲黃之上雖君相歎息而惜其去然猿鶴歡奔
而候其歸携持全名照映千古共惟某官勲在彝鼎名滿

華夷方堂二當國之秋極蹇二匪躬之操格天扶日了無
一節之詭隨破斧缺斨始有後來之洵湧人方願去子高
之胄公乃遂掛神武之冠從容綠野之游繼綬赤松之約
方將騎牛澗壑尺領故山之雲煙爭席漁樵不署曩時之
爵里世如果有仙者公獨非其人歟某立弟子行且三十
載昔者在青雲之表自憐无附驥之階今茲遇紫氣之祥
第欲上著書之請

回陳丞相謝致仕

并賀

周平園

連章請老優詔閑勞執皮帛於新班位隆亞傳易茅封於
舊鎮地統故鄉仍祕殿之大名極宗工之異數縉紳創見
夷夏樂聞共惟某官德博而裕於才器閑而冲於用以與
學雄文冠多士以忠言直節居大僚爲善未嘗近名而聲
譽之歸不可遏事君未嘗枉道而爵祿之至不可辭周旋
鈞樞弼亮神聖謀斷無乎房杜都俞踵乎臯夔粵去廟堂

續集 卷之五十九
屢臨藩屏力方剛而抗疏欲追六一之高風年甫及而掛
冠迄遂祁公之雅志優游里第涵泳天真二疎賓客之相
娛万石子孫之甚謹謙備六爻之吉悔吝不生壽居五福
之先康強未艾在前輩或難於尺善惟哲人獨享其全功
然而尚父之佐武王潞公之師元祐皆來歸之既老豈得
謝之可居公固無心上猶有望其敬懷知己喜聽傳家顧
晞驥以未能思執鞭而甚切仰勤榮問徒激懦衷寒力方
疑燕超多助異益調於鼎食永不聳於民瞻

賀傅侍郎掛冠

劉後村

出綽衰賢抗章謝事脩然遠引屢辭加璧之招浩乎莫留
竟遂拂衣之志事光竹帛喜動林泉切以出處之間雍容
者少永叔避閔弓之害由此乞身祁公懲一網之危退而
請老若乃朝廷寶之如龜玉國人仰之如鳳星有園林鍾
鼓之娛無風波機穽之迫曰貴曰壽未能或之先何嫌何

疑致為臣而去某官古之遺直王之蓋臣方馬邑之謀始
開首云勿擊使延英之諫見聽豈不太平由平生言論風
旨而觀皆當世理亂安危之故白頭一節高卧十年公雖
勇於入山士尚占其出岫今也深惟可止之義奏疏益頻
苦執宜休之言詔書莫奪卓哉此舉近者所无使君相重
名節之人為國家倡廉退之俗文階三品奎閣九重予以
表而出之異乎求而得者諸郎鼎貴並行皂蓋之春甲第
錦歸重話烏衣之舊品題乎一草一木徜徉乎其水其丘
物外之趣轉深天下之望愈重歸然下國獨餘一老之存
賢哉大夫可繼二臣而去某幸懷景行章觀遺榮當奈世
之橫流聞清風而起立朝无耆舊誰能乞孔戡之留身是
散人或可為老聃之役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三十九

續集

李友春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四十

續集

雜謝類

謝杜尚書撰告詞立齋

鄭雪巖

太守字民實出論思之力王言作命又加潤色之功取溝
 断而青黃揭制垣以明白作懦夫之意氣張王國之靈威
 于彼蕃宣若何砥礪共惟某官一佛出世百川同宗名節
 揆以太山而增高典刑歸然靈光而獨立忠誠自許有帝
 臨其上無貳之心正論不移負獄搖於旁弗動之氣在端
 平而不倒端平之孤幟在嘉熙而勇退嘉熙之急流藉公
 高風續國元氣甫為蒼生而分牧又指黃山而賦歸仕為
 敬王孟子難辭於有疾召因更化司馬何妨其復來使世
 道尚可以扶持而君子豈輕為去就一百官圖之獻闕人
 才之消長一五花筆之判係民生之戚休文昌喉舌之司

曾何心於貴顯執政股肱之寄將注意於安危吾宋庶幾
卿邦亦重某必恭維梓其臭如蘭撰杖屨以從泰山之遊
未遂徂徠之志願執筆硯以陪翰林之侍方慕南豐之步
趨僅聽數月之朝難忽剖雙江之銅虎歲再二而將老車
皇二而何之載馳嘯竹之鄉漸遠對薇之地采懼亂繩之
理乃蒙華衮之褒某敢不銘佩終身韋弦臨事飲廉泉而
輩節士訪通天而舉逸民俗易弄鋤師正以律雖未閑將
略斷不為隴西之羞儻無負月評或克稱汝南之吝以此
克已為酬恩

謝應內翰告詞

鄭雪巖

率西水許繡衣宣三輔之威拱北上頭絳筆習九霄之意
昭回飾物簡嚴示人周爰咨詢煥有榮耀范滂登車登天
下因漢詔而節愈高杜杞易地為監司非克言而名不顯
信春秋一字之寵發雨露大造之恩儻在褒嘉若何報稱

伏念某少蒙長育晚歷艱難何嘗有才猥多知己未能寡
過嘗自省身方亮伯玉五十九年之非甚鄙子路方六七
十之對稍安進退何計行藏惟聖天子不棄孤蹤使舊使
臣復將明命吳門三入周轡載馳為治不在多言與民相
安一信雖未聞解印綬而去者亦庶幾易刀劍而化之是
皆陸相剴切居中正欲結輩布滿于外自亦擁腫耳何
取而青黃之茲蓋恭遇某官德本乎試文貫乎道一語不
妄迂叟實地工夫大全並傳攻媿作家手段悉從學力親
結主知領兩制而長翰林嘉祐共尊歐陽子榮偏親而登
政路淳熙特相史師王明公兼而有之儒者榮無越此方
且德盛而心愈下爵尊而色不驕見有技若已好之樂為
善與人同矣訓辭深厚追典誥何以對揚國家間暇明政
刑所祈寧壹庸加砥礪无負甄陶

謝陳中書行詞

鄭雪巖

璽書勉勵二千石晉錫有三彩筆鋪張五色雲巽申至再
 揭帝制之明白取溝木而青黃雖喜而驚以榮為懼切以
 漢號幾於三代唐文追乎六經觀兩都四百餘年循吏之
 名參四善二十七最治功之課乃知史氏之實錄皆紀王
 言之曰俞擅翰墨似相如掌絲綸如居易皆極一時之妙
 選遂成千古之美談昭回雲漢之章華麗春秋之袞一介
 蒙此終身榮之有若皓紛曷堪繪飾其壯而不武老矣何
 能死經術可稱况敢比岳牧詞人之用以粟芻為急烏能
 逃簿書俗吏之譏職思其憂功非所計愧一錢太守之冰
 絮繕監曷叨以百日制誥之風流錦窠有忝詔李布仍歸
 於東郡似寇恂姑借於潁川猶玷煥章閣之屢遷重煩舍
 人操之二妙相逢出世一佛如有私我二天昔劉羣老入
 自儀曹有南豐之草誥及許春卿進陞計職乃岐公之命
 詞顧某何人辱公鉅筆欲還本來面目嘉與着意形容披

拂塵埃發舒光彩望蓬萊固有弱水之隔歌滄浪且幸濯
 纓之清雖曰素知亦幾過予茲者伏遇某官學有根柢言
 皆典刑抑抑威儀叶贊秩宗之掌禮傳二德義又培翼子
 之貽謀帝特嘉清潤穆爾之詞章人共偉獻納論思之事
 業編摩信史是非定矣品量人物榮辱繫焉某慚非龔臯召
 之蕃官莫稱常揚之黼黻只虞齒宿未必意新如未足湟
 中捧此詔增漕臣之重若賦歸林下携斯文為野老之誇
 有感無窮永言不足

謝陳侍郎序文

鄭雪巖

吾黨斐然成章技止此耳夫子釣我以礼表而出之不邀
 金玉之音漕重蒲葵之價切謂昌黎作原道不顧人之笑
 者子雲草太元待同己而好之是知落筆之非難要遇賞
 音之不易如某者粗守師說深耻文俳未能忘言其敢捨
 無名之朴匪求造語初不離固有之真泛觀汗青述作以

來肯齧堅白同異之怪弟子事先生有年矣可謂深知拙
工得大匠而師之亦粗有立每恐子貢多言之失敢覲曾
參一貫之傳喟然與之何以得此共惟某官先生古靈之
派文安之甥事業古人清之聖任之聖詞章前輩則可為
法可為如太醫王用藥識本草良材若法眼歲傳灯掃寫
藤公案妍醜莫逃於心鑑重輕能決於公衡似某散骸无
足觀荷公齒牙不忍棄孔顏更相答人固知氣味之同歐
蘇獲並稱我獨荷挈提之賜有言莫盡此意無窮

謝高參政文集序

前人

春秋隻字之褒榮甚文繡月露一篇之謝愧匪瓊瑤牛角
之歌甫成鳳珠之吐隨下切以仲尼辭擬相於魯而正六
籍孟子避當路於齊而著七篇故有文學難疑答問之流
本乎道合彼挾權謀堅白之卜徒以利言皆因其時各言
所志如某者老而好學無所取材匠石睨而不收擁腫拳

曲而莫適於用王良過而弗問拘牽跌薄無效於馳然而
醜婦自色尺洗朱鉛畫工無奇下作魑魅固異不鳴而立
杖抑耻素餐而伏盜終日埋頭簿書期會之中此心無味
翰墨游戲之樂尚記少時之狂簡未離古樸之胚脾誰啓
鄙蒙遽叨印可茲蓋共遇某官辭榮卿相尋侶江湖對藥
階面槐庭尺作紫霄之清夢燠茅簷涼竹簟要同綠野之
高風尺繙平生已讀之書不厭吾黨能言之類遂令東傳
亦獲登堂歡然有恩贈之以語序以發濂溪之賦深荷貶
愚酒欲載子雲之居尚期間字一枕銘刻十襲珍藏

謝省試參詳林負外送行序引

王臞軒

升堂拜知己之恩綈袍已敝入邸辱贈言之寵華袞非榮
竦觀揮灑於雲煙深懼取將於雷電書紳起敬威筭為珍
切以遇合之難古今所嘆必大人君子喜士素根於天性
故後生晚進委身願出於門墻况有如師生名位之絕嚴

鮮能略世俗禮文而相接必有卓犖不群之彥方受特達殊常之知如某者地寒无媒天賦不腆少而有志耻隨餘子以浮沉壯不如人安得名公之印可曩緣行役得拜宗師出名駿之旨以革其婦儷飛鳶之筆以飾其陋口共心語願託身炉鞴之間人欲天從果定價權衡之下嘗懷漫刺以晉謁輒辱閤人之見諱自蒙恩錫第以來至東擔言婦之日念不違函丈而徑去將婦白庭闈以何諱甫尔摳衣便蒙倒屣昇以名章之獎借增其行色之光輝得此於常人不足誇受知於名世何其幸韓昌黎送牛堪登第之序至忘師道之尊蘇東坡謝范公校文之書或動鄉人之喜父無此事今在我公某官前輩典刑斯文宗匠流落人間之述作特泰山一毫芒之微提携天下之孤寒有大夏千万間之庇致令么麼辱在品題某敢不尊其所聞勤乎未學文章末技粗承交臂之傳節誼大闢當勵立身之戒

謝陳侍郎立縣學續登科記并書

王臞軒

賜袍文陞躡居桂籍之上游琢美鄉序重費荷囊之妙墨人覽光而驚訝已拜賜以交兢切以周制既遠於賓賢唐科莫榮於進士舊莆陽實維一縣始隸於刺桐之州翁承贊為第四人時日以探花之使至我朝而為郡以多士而得名或立鰲頭或称龍腹科固多於居甲名未見於列丁必有異能方叨此選如某者才疎不韻李淺無根少嘗有志於功名壯乃自憐於蹉跎賣文為活浪傳鈔伎之虛声作賦逐貧贏得椰榆之一笑聚子衿而授業緩農圃以謀耕倏驚骨骼之已成漸蒼頭顛之如許再偕秋計始綴春官輩試昕庭勇陳奏牘空臆盡言而無隱轉喉觸諱之不知雖清朝許罄其愚忠而時好或譏其過訐及踈臚傳之聽果輸鼎甲之先射揚業者數千人皆始期於巧中隔蓬萊凡三万里恨未季於飛行親望固得以少寬友論猶

為之不滿惟是自知量力之審焉敢有怨勝已之心及寄
跡之來歸荷達尊之贊借濡墨發揮於妙藥命卿植立於
堅珉援引前脩激昂晚季金如山莫償一字之直豈謂至
珍丹點鐵而費九轉九功豈非榮遇某官受天間氣作地
行仙游戲詞林執于古文章之印周旋禁路極三朝簪紱
之榮身如一粟之輕名有九鼎之重滄浪把釣冷看峯世
之浮沉雲岫岸巾一付無心於出處紉惠蘭而覓句餐杞
菊以怡顏十三人之會洛陽孰比潞公之耆壽九十歲而
為周相行看衛武之經綸將天下善類所賴依歸而鄉曲
寒峻先叨齒錄某敢不勉所未至聞之斯行誓堅素節之
冰霜無負高評於月旦仕惟行義決不為溫飽之謀實必
副名當敬佩丁寧之訓

謝陳侍郎寫娛親堂扁及作記

王暉軒

小堂揭扁已勤法從之特書大筆記文尤動阿婆之喜色

春頌生於萱草榮併及於棣華莫祿所蒙亦祇以愧切以
事親之道養志為難束髮讀書早繫倚門之望最糧應奉
誰無捧檄之思使偶愜於所期亦安敢以為足所謂欲報
罔極之德正在既喜且懼之年伏念某少讀父書長遵母
訓夜半起和於熊膽清苦備嘗壯年徧歷於羊腸欽欽可
笑謬叨末第粗副親懷難忝致餐竊慕茅容之朴車軒迎
養將諧潘岳之歡少谷烏慈敢言燕喜曾謂儒宗之過聽
泮貽詞藻以寵褒既善其起家顯親於此時又望其致君
澤民於異日締觀所賜不惟蓬華之華有味其言將為秦
梓之勸某官清時壽俊前輩典刑勇退中流為洛下耆英
之冠喜拔後進司汝南月旦之評致使安庸屢蒙獎借某
敢不敬遵教載益勵操脩有達尊三莫祿品題之寵惟大
戒二願遵命義之閑

謝趙侍郎送自著易說語孟洪範老子解

同前

老人杖青藜方策勲於群籍孺子拜黃石乃受教於一編
 幸見人間未見之書如得天下難得之寶斯文增氣後季
 有師恭惟其官一代宗工三朝壽雋出處名節未虛侯衛
 社稷之忠游戲文詞太白老鳴國家之盛身握陪京之管
 鑰秩崇廣內之圖書每於凝香森戟之間不廢滴露研朱
 之樂神機一泄六丁曾下於霧中人又已通三畫併吞於
 天上謂義文孔子無二道合京費王弼為一人訓易而以
 神虫發千百餘年之關鍵得意而忘言象付六十四卦於
 筌蹄既精研六籍之原乃大放群書之作於洪範則首及
 君臣之正分於中庸則先明忠恕之同源渾融一貫於曾
 中脫略諸家於紙上讀論語如趙中合顧致太平談孟子
 異王荆公耻規近利造好孝力行之地位下精義入神之
 工夫上而續伊洛之正傳下亦窺柱史之衆妙夫子言文
 意性道又得而聞元帥閱禮樂詩書於今親見著述尤多

於丁部敷陳上達於乙觀吟六藝之文披百氏之編大儒
 事業舉三代之隆建万世之策宰相規模某猥以諛聞共
 承大德非挂樹聯芳於二陸而運池趾美於李方鉅策高
 文方進徹細旃之上牙籤縹帙何緣到主賓之中方精神
 昏耗於吏塵使心月開明於理窟既獲多聞而又多見未
 識異人先得異書心愛太元莫預弟子侯邑之列手編文
 集願書門人李漢之名

謝鄭少卿并求字說

方烏山

皇錫嘉名華遠臣之行役公勤小物訓孺子以成人不圖
 流落之餘乃有殊尤之遇竊以半千之會聖賢同德在三
 之義君父與師何哉庸陋之一身被此生成之大造冠而
 名二而字亦少長之當然士希聖三希天乃遭逢之至是
 伏念某生而庸鄙長也欽崎父教之忠大義粗聞於大戒
 君使以禮一招旋繼以一麾忽遭天日之明興念山林之

迹由徒中而超拔分塞外之願憂舉臨軒冊遣之儀膺便殿對揚之寵已辭金闕忽奉玉音淵乎濟下之光詢以得名之義子同生而文在手親實命之士會逐而歸于朝上之賜也遂拜衮褒之新渥俾更髫非之舊呼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是乃更生之日用之朝廷用之軍旅敢忘自竭之忠况是真儒侈于後學當魚水相逢之會勤螟蛉示誨之恩字而祝之期之遠甚益重激昂之志若為報稱之圖茲蓋伏遇某官建安湯叟之大勳踏涑水翁之實地竹帛所載丹青所畫已巍二乎無能名埃塵之積涓滴之流亦休休焉若已出納諸垓圯坯冶連於伯仲墳笈遂使都梁假守之蹤得稱玉山先生之字然文之為用也大矣豈敢然不學者能之仰惟庇民尊主之元臣已著經天緯地之成效既歛其精神心術以運化復推其緒餘土苴者教人某幸被恩蒙復申忱請字必有說具見先儒方冊之間贈之

以言是在上公椽筆之下願亟償於李諾或少借以孔褒庶幾佩服以終身仰稱寵光之初意先竟後竟於今捨公其誰歸父師少師母曰夫我則不暇望賜之切得請乃行

先君得遺表恩謝丞相

劉後村

書生薄命僅登持索之班聖世深仁特厚掛冠之典萃此哀榮於黃壤錄其孤露之白丁涕感路人恩歸吾相竊謂化鈞之造命譬猶真宰之無私名器非力之可求脩短驗人之所積倘履仁潔行而天報之不豐則悼屈哀窮亦人情之難廢此有國勸懲之攸繫况我朝忠厚之相承謂叔孫不封何以旌廉吏之世使成李無後寧不沮善入之心痛念先君舊由冷族少日罕逢於一飽中年備厭於百罹當邊瑣之初開預樞庭之末議每曰佳兵之危殆柰何當具之排擠箭滿真揚亟有張氈之遣烽傳通泰福為乘傳之行念既墮於穿中恐不終於牖下晚際真儒之柄用

獨憐寒士之途窮收之流落擯棄之餘實之津要革近之
 選側聞痛論或當推擇以守邊幸忝侍臣非不激昂而休
 國豈料未愆之督力遽成不起之膏育凄其抱紳之言茫
 乎結草之報而又無百金之儲貯有千指之號啼非公朝
 曲軫於內溝則私室將從而轉壑慨然曰榻寵以輜車不
 但重泉假銘旌之官職併令二息續弓冶之世家稍招巫
 陽之魂不餒若敖之鬼故雖九殞莫吞萬分茲蓋恭遇某
 官偉量容人至公無我解瑟循祖宗之故事橐弓活南北
 之生靈既就大功尚收群策孤寒執贄未厭千人之多笑
 語滿堂不忍一夫之泣追記西曹之舊掾嘗陪東閣之下
 賓雖志業之未伸與論思之尚淺然物有益唯之賜以飾
 其終於人軫簪履之情務從其厚肆頒卹典俯逮衰宗某
 敢不尋許國之初心体卹孤之美意所願尺節以報君親
 不敢全耻而頌妻子九原可作恨未酬國士之知一飽必

償安敢忘大臣之德

受告謝程中書 公許

劉後村

濫長鳩工適當鴻筆寓河洛圖書之直臬事有光揆卿雲
 黼黻之文綸言甚寵曾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之褒歷觀
 西掖之雄辭無出東坡之巨擘袞鉞一語風雷四方凡五
 采之彰施蓋萬口之傳誦侯利建由江左憲臣而進擢范
 子奇以將作大匠而召還非兩制如金石之不刊則二人
 與草木而俱腐厥今漢詔復出蜀珍如某者又息影而深
 藏忽強顏而浪出孔戣負二宜去奚待人言嵇康有七不
 堪懼嬰世患至若躡升華序驟昇隆名身縻壯駕駒轡之
 間敕絳鳳閣鸞臺而下念其江湖流落之久飾以雲漢昭
 回之光昔靈均自言有衆女之余嫉虞翻遺恨無一人之
 已知詎意孤生親逢殊獎良由筆端之予奪當不待身後
 而議論公驅馳頭竟於光華舞蹈不知其嗚咽茲蓋伏遇

某官國之龜玉學者斗山文辭獨行于朝廷言議可著之
廊廟盛德大業為歌頌其誰宜賸馥殘膏被沾丐者多矣
綠綈初下皓首尤榮然某親年愈高官情亦薄上書而乞
骸骨庶幾得竭力於旨甘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委大惠於
草莽

謝潘使君樂語

劉後村

七十翁尚扶杖而嬉及觀德化二千石有掣鈴之客爰扶
初筵屈符竹之尊嚴為桑蓬之光寵共惟某官在醇儒之
月有循吏之風於前輩滿腔惻隱之言終身是踐凡世吏
奮鬣武謫之事一毫不為糧棲畝而有餘雨隨車而輒應
由公方寸使郡治平如子產然豈獨鄭人之母有許行者
願為滕君之民興念希年俯為卜夜擁韋郎之蓋戟杜老
之草堂山間明月江上清風固閑人之共有竹裏行厨花
邊立馬乃田舍之所無雄辯傳播於親朋盛事夸張於樵

牧某了无新意徒愧老饕感烈士之暮年壯心未已願先
生之眉壽餘瀝見分

答鄉守趙寺丞樂語

劉後村

把茅送老愧非洛社之耆英益戟行春俾預梁園之賓客
初筵甚設晚景有光共惟某官前輩典刑故家文獻聞絃
歌於百里孔門亟稱陳雅樂於三雍漢庭推重甫布宣於
明詔首存問於高年加籩之禮隆祝饁之誼古腐儒之食
麕糲烹雌常爨於庾庠君子之酒旨多饗鷄羹煩於鍾鼓
謂其綴於蛾眉之末引而進之狨索之間位置太高觀瞻
未允託伶人之善頌竟野史之厚顏某口誦心惟齒衰才
盡續老饕之賊竊比坡翁作公讌之詩難追子建

回鄉郡樂語

劉後村

藩條俶布方欣受許子之屢鄉論素卑乃特下陳番之榻
切味伶倫之好語仰慙牧守之盛心昔者諸侯尤待寓公

續集 卷之四
一國必有善士任崇隱者龐參侯門而還林逋詩人李及
衝雪而訪皆以道義我為輕重豈計官資之崇庫何況黃堂
初開華譙衆觀位置愚自劑量尾眉多洛社之耆英躡踵
皆漢廷之雋茂居常合席詎容前之是後之非獨享加邁
則是有其一慢其二荷君侯之偉度察野叟之真情茲蓋
伏念某官六館儒宗兩京循吏伯禽奄龜蒙之地无忝周
公曹參避齊相之堂以俟蓋老班春屬尔来暮藹然興懷
嚴考之遺民俾陪太守之下客鳳皇見穎川郡必下璽書
鷄鵠集魯東門奚煩鐘鼓雖不敢傳誇於邦域然謹當付
授於子孫序鄉飲之儀僕獲觀於古礼記醉翁之樂公自
有於雄文

謝惠詩文類

謝張秀才惠詩

周平園

遠屈高軒寵貽長韻情文厚甚雖非哀朽之敢當詞采繁
然足見藏脩之有素莫展報瓊之好空勤垂索之歸愧感
在中敷陳難盡

謝後村劉吏部作詩跋

方烏山

肅拜誨緘寵貽跋語愚生墮季謾為蚘竅之吟哲匠誤知
特有犧樽之飾繁夜光於弊牖藹喜氣於寒久為賜甚宏
何言可謝切以弟子之如師最少宗工之持論常嚴蘇公
深器於庭堅尚有失鵬鯨之謂韓子結知於皇甫全形撫
糞壤之嘲蓋窺墻僅可以及肩而觀海自難於為水若夫
樞超尚淺種續又微乃扞拭以長者之言欲位置於古人
之後其弃瑕略穢也失之恕其屈齒忘勢也過於謙衆疑
鱗史之無褒何以得此獨思驥尾之可附黨在是乎伏念
某幼亦知書長而多難荒幽迷塞耗肝肺於悲號困乏空
無弊精神於奔走僅有一點清明之氣間存百憂侵蝕之

餘立古今李術之末而思其初攷子史議論之流而折諸
聖草根木杪察榮悴之態鳥窠蟻穴驗消長之機謂理義
文章同出一原悲孔賈蘇程之牴角李問事功本非二物
歎尹揚張趙之參辰稽其合散發其秘藏平其黨偏融其
同異明知尊讓前輩之意亦足振拔流俗之中念貧賤既
未易居而著述又須待老故時取詠歌之體而略鳴見趣
之私疑寬衣廣幅之少工較薄練輕縑而粗勝當衆哇而
奏雅誰其聽之溯大川而獨航我之勞矣幸逢宗匠實在
通家雖孤高卧百尺之樓而汲引當千尋之綆方求印證
果辱品題維昔鍾山之大儒酷愛廣陵之一士品等至列
於孔孟詞華詎數於晁秦乃用見方豈能無媿前言戲耳
不必智者而後知小子勦哉亦足因之而自勵茲蓋伏遇
某官斯文嫡嗣承李統盟早懷韓碑柳雅之豪氣吞諸老
晚得孔思周情之秘文重六經漱觀者舊之益希深念歷

淫之滋熾由其雅頌挽回風俗之弊所以極獎不工文墨
之人然觀人乃聖賢之至難知已有父子而未及釋氏重
傳衣之事道家嚴校錄之科况群儒方兢仰於弥高則賤
子曷預知於速肖而其力猶可勉齒幸未衰今將山經地
志窮詭異之觀帝典皇墳加浸釀之力極其變以幽風七
月致其深於離騷九歌或者庶幾尚可被弦歌而薦郊廟
絕无萬一不失釣寂寞而耕寬閑上以答師門之知下以
具詩社之休贈我錦繡深藏足遺於雲車著主衣裳叛去
有如於天日其為感發不易名言

謝趙簿携文見過

黃竹坡

東新煮石方問隱於菟裘柱笏看雲乃鼎來於騎氣自訪
誅茅之徑有懷伐木之章于今無之此意厚甚共惟某官
學傳源委習洗膏梁姓名浮槐桂之香文字寫江河之壯
有如鄉邑乃屈卿材疲民幸識於好官高士肯為於主簿

下車無幾流譽甚休數唐宰相之科多由屬籍如漢東平之懿宜在王庭行有裏言徑路賢業某困而後李老矣無堪茲為草堂之謀蓋避金隄之決敢迺高旆來首窮攔拄杖看花已覓馬蹄之迹金環壓轡恍驚龍種之殊更煩楚客之瓊瑤不數魯弓之繡質嘆詞高而寡和愧禮厚以非才奏瓠子之歌會還依於公庇貽木瓜之贈恨莫報於珍投

謝周祕校 噩之惠梅詩

李梅亭

叢桂移文問周倫之好在官梅動興笑何遜之重來非吾之故人耶所見者今我也共惟某官城市大隱山澤真癯拍洪崖挹浮丘疑遊八極召鄒生延枚叟又客諸侯茲辱顧存未遑迎爾終然不可口過勤黃山谷之詩殊不類其人殆似宋廣平之賦某甚安斗食焉用鼎羹月落參橫荷喚起羅浮之夢水邊雪後願更續和靖之篇

回吳教授投啓和詩

李梅亭

伏勤巧思見和拙詩細窺秋月之兩章備見青雲之多態迫斯後以見矣敢疑識面之遲忠焉能勿誨乎安用過情之吝

謝曹直李喜雨詩

前人

伏以瘴我以早良窘望雲有志乎民辱書喜雨徒切誦清風之穆未遑和白雪之高

謝張祕校 晉臣投詩

前人

蒙以挈家之舊贈之佳句之新昔人三百篇世寡和矣古詩十九首君突過之但深巾笥之藏莫效襜褕之報

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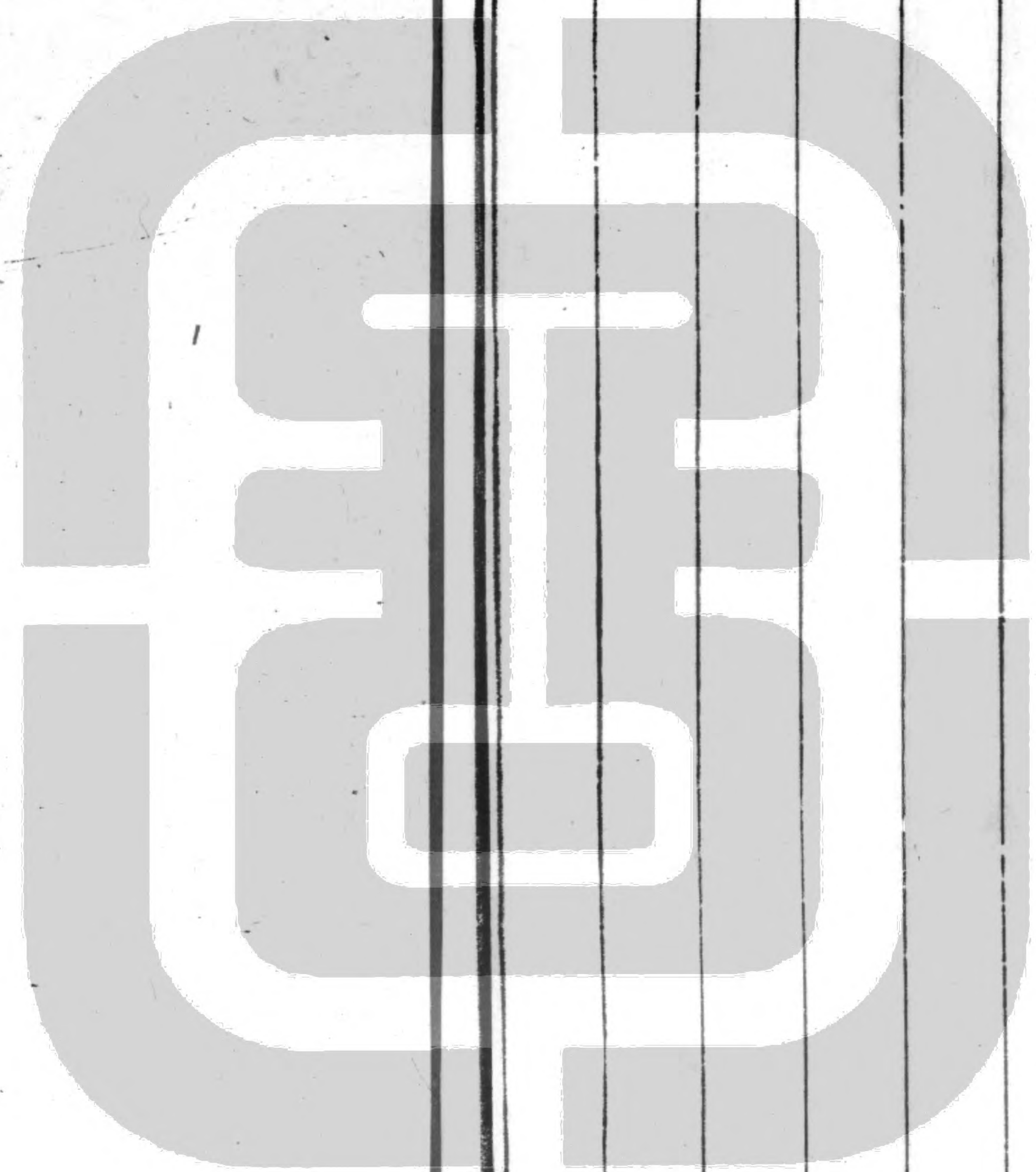
卷之四十

三

新編翰苑新書卷之四十

續集

李友春



卷之四